

卷2

芳菲之歌

楊海文集



卷2

芳菲之歌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集芳之集

(京)新登字204号

《杨沫文集》(第2卷)

长篇小说《芳菲之歌》

yáng mò wénjí dì'èr juǎn

chángpiān xiǎoshuō fāngfēi zhī gē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0印张 464000字

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2501—7800

ISBN 7-5302-0234-0/I·226

定价: 10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杨沫文集》第二卷为长篇小说《芳菲之歌》。它是名著《青春之歌》的姐妹篇。

主人公柳明是北平医学院的女大学生。日寇悍然进攻芦沟桥的炮声，轰毁了她立志要攀登医学高峰的梦。北平陷落了。她的男朋友白士吾凭藉家庭的财力，为她铺展了一条通往医学殿堂的路——邀她结伴赴日留学；与此同时，地下党员曹鸿远对她的启迪，却燃起了她心中爱国热忱之火。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，柳明经历了感情上痛苦的搏斗，终于毅然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。

从柳明坎坷的人生经历中，人们可以窥见那个伟大时代的风云变幻，以及民族解放战争的壮烈场景。

《青春之歌》里的主要人物林道静、卢嘉川，在本书中均再度出现，并将在作者的第三部长篇小说《英华之歌》中向更高层次发展。



杨洁

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一经过沙滩，只要这
 么一望见那座已经古色古香的北大红楼，仿佛
 那里面有磁石，便把我吸引住了。我目不转睛地
 凝望着它，我也忍不住要向它~~靠近~~周围已
 经大大变样的胡同和过去的办公楼多看几眼。
 这个时候，我的心便要回到遥远的过去……

纪念“三·一八”时，北京学生所^为争取中华
 民族解放，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悲壮呼声，在
 红楼后面的大楼墙上，震撼大地响彻云霄，同
 时我的朋友即力月君因在北京市区首当其冲，
 有不辞辛劳地英勇搏斗的场面，是这样清晰地浮
 现在我脑海。……多少年过去了，那矗立的红
 楼是历史的见证人，它看尽多少青年流了鲜血



1946年“三·八”节于张家口。
怀中抱着小女豁然，身边是长女
徐然。



1983年在西安大雁塔前，与老战友刘民英父女合影。



1958年10月在苏联塔什干，参加
亚非作家会议座谈会。（前左2为
作家杨朔）。



1984年在厦门，与楼适夷（右2）、
骆宾基（左2）、秦兆阳（左1）
合影。

第一章

永定河边的岸柳，碧绿葱茏。一阵清风吹过，绵长的柳丝轻袅地拂打着水面，泛起阵阵涟漪……

村里人正歇晌，一片静谧。空气中飘散着醉人的禾香。只有阵阵噪暑的蝉声，打破了田野的寂静。

一个十八、九岁的女学生，顺着一条庄稼小道，走到河岸上的柳林里来。由于人声的惊动，蝉声停止了，一只鸟儿突地从林子里飞了出去。这女学生身材修长袅娜，漆黑的短发前，留着齐眉的刘海儿。身穿一件女学生们爱穿的月白竹布短旗袍，脚上是短袜套，圆口带袷儿的黑布鞋。模样儿朴素大方。她迈着轻捷的步子走到岸边，在一个沙丘上坐下，呆呆地望着河水凝神沉思。

永定河卷着泥沙奔腾咆哮的景象不见了，此刻，缓慢地潺潺地流着。静静的流水，淡淡的白云，多么像这位姑娘脸上宁静的沉思啊！她双眼凝视着不停逝去的流水，若有所思地许久没有动弹。

忽然，一双手蒙住了姑娘的眼睛。姑娘用手在上面打了一下，轻笑道：

“苗苗，你怎么不睡午觉？”

苗苗放开手，咯咯地笑起来：

“明姐，那你怎么也不睡午觉？一个人偷着跑到河边来干嘛？是来欣赏风景呢？是来作诗呢？还是来……”

高个儿的柳明，对胖胖的苗虹微微一笑，歪着脑袋认真地说：

“苗苗，我什么时候想过作诗来？我现在真想安静地想点问题。早晨散步时，看中了这地方，晌午睡不着觉，就跑来了。”

苗虹孩子似的蹦跳了一下，挨着柳明坐下来。手臂搭在朋友的肩膀上，睁大洋娃娃一般亮晶晶的圆眼睛，惊奇地问：

“明姐，你在想什么问题，想得这么神秘？还要找个安静的地方，还要望着河水出神……”

“傻丫头，什么都想问，总是多嘴多舌的！就是不告诉你。”

“不行！”苗虹手一甩，蹿到一棵柳树旁，跺着脚，佯作生气地喊道，“明姐，你要不告诉我呀，我可不饶你！”

柳明站起身，缓步走到苗虹身边，明亮的大眼睛依然沉思地望着河水。半天，才扭过头对身边的苗虹轻声说：

“苗苗，学校提前放了暑假。课停了，实验室的门全锁上了。进不了课堂的门，我着急呀……”

“哎呀呀……”苗虹没有等柳明说完，用力揪下一根柳条，向朋友的身上拂了一下，“瞧你，瞧你！一心想登医学的圣坛，都想迷了！你迷也不成，急也不成，还是跟白士吾玩玩乐乐，像我跟高雍雅——不是因为你，我可舍不得离开他……”

柳明瞟了苗虹一眼，细白的手指刮在腮边：

“脸皮有铜钱厚。你快回城里去吧，别叫高雍雅骂我。”

“他骂你，我不骂你。我可舍不得离开你。明姐，愁什

么！咱们都该骂小日本——咱们有机会也去参加抗日活动好吗？”苗虹抱住柳明的肩膀，一脸的孩子气。

“看你想得多简单。”柳明怔怔地盯着苗虹。她的眼睛没有苗虹大，可是清澈、明亮，好像湖水般荡漾着迷人的光泽。

“苗苗，时局越来越紧张了，就像有的同学说，华北虽大，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。我是学医的，日夜都盼望着自己……可是，你看，不管报纸上怎么宣传，学校的重要仪器，暑假前就装箱南运了。没有仪器怎么做实验？学业停下来，一事无成，我怎么对得起省吃俭用供我上学的父亲？”

苗虹忽闪着大眼睛，好像没听懂似的，看着柳明忧心忡忡的神态，反而顽皮地笑了：

“明姐，瞧你！真是‘杞人忧天’。中国这么大，就算日本鬼子打来了，咱们照样也有地方上学呀！爸爸说过，如果日本人进攻华北，他就带全家上南方去。国民党里他认识人，到那边还照样可以当教授。我们和他一起到南方上大学，不是一样么？”

“不。”柳明摇头，“我留在北平，哪儿也不去。你想，我爸爸教小学挣那么点薪水，一家子糊口都困难。我现在上大学，还得靠教家馆挣几块钱补贴家用。到别处去，丢下父母弟弟，我怎么忍心？再说到别处去吃什么？更甭说上学了。”

苗虹睁大眼睛望着柳明，若有所思地说：

“明姐，你说的也许对。瞧我——我就从来没有想过生活上的困难……这样好吧？你不跟我上南方去，我就跟你留在北平。反正我不离开你——你到哪儿，我跟你到哪儿。”

柳明微微一笑：

“你说的不是真心话！你跟着我，那么——你的那位高雍雅呢？你一天不见他，就念叨他多少遍……你舍得离开

好唱《松花江上》、《毕业歌》、《新女性》、《马赛曲》、《保卫马德里》和《渔光曲》这些悲壮的歌曲，常常高兴起来，就向邻居的姑娘们唱；有时也独自唱；或者两个朋友一同唱起来。过路的或下地的农民和小孩，常常用惊异的目光，看着这两个城市女学生的异常神态，可是她们却“我行我素”，毫不在乎。

今天，柳明怀着愁闷的心情，一个人跑到河边的沙丘上，苗虹也追来了。

正当她们坐下来，兴奋而又忧虑地漫谈时，远处蜿蜒在高粱、玉米叶子当中的一条小道上，一个十八、九岁的农村大姑娘，背着打草的筐子，脑后甩着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，冲着她俩跑来。一边跑，一边用清脆的声音喊道：

“明姐姐，苗妹妹，你们在哪儿哪？石姥姥急着找你们哩！”

打草的姑娘身穿粉红色带花点的大襟单褂，浅月白色的布裤子，脚上一双扎花儿的黑布鞋。看看姑娘跑到河边，苗虹轻轻拉起柳明，两人躲到一棵大树后面藏了起来。

走近来的姑娘姓周，名香兰。她背着半筐青草在河边上东瞧西看了一阵，不见人影儿。忽然，听见苗虹咯咯的笑声，急忙放下草筐跑了过来，轻轻在苗虹细嫩白净的脸蛋上捏了一把，努着小嘴说：

“你们这两个丫头，真调皮！大热天叫我好找。你们躲藏起来干什么？怕老猫把你们抓去喂了耗子？”

这个姑娘是柳明姥姥家的邻居，从小和柳明一起长大。柳明虽然成了大学生，但对这童年时代的伙伴，仍然怀着深厚的友情。苗虹因为和柳明要好，也就喜欢起聪明美丽的香兰来。

苗虹得意地摇晃着脑袋说：

“香兰，你石姥姥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呀？你明天就要当新

着的各色野花来。她一边摘，一边小声对柳明说：

“香兰姐明天就要当新娘子了。咱们给她编个美丽的花环，送给她戴好吧？”

柳明没理会苗虹，冲着正伏身在河边割草的香兰低声说：

“兰姐，这兵荒马乱的，干嘛这么快就成亲？你才十八岁，家里又没有爸爸——你妈多需要你帮着过日子……”

香兰听柳明说的是真心话，稍稍忧郁地低声回答：

“正因为兵荒马乱的，我妈留着大闺女在家不放心，这才愿意叫我快点过门去……明姐姐，我真舍不得你……”香兰说着，直起腰来，把流下的泪水用衣襟擦去。

柳明呆呆地望着香兰，心里涌起股股惜别之情：以后再回姥姥家，就难得再见这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了。

“那你就去吧！你不是说跟永泰挺有感情嘛，那，我祝愿你们白头到老……”

香兰红着脸向柳明点点头，深情地感谢她的祝福。惜别的泪水又挂在腮边，柳明用洁白的手绢替她拭去。

柳枝随风荡漾着，永定河水无声地流着，歇晌的农村午后，除了蝉鸣就是花香，再就是香兰那握着镰刀的敏捷的手，在青草丛中发出的唰唰响声。

一个别致的小花环编成了。苗虹捧着花环，蹑手蹑脚地走到香兰身后，突然举起花环向她头上一戴。

香兰吓了一跳，跳起来扭过身子，把头上的花环拿下来，扔给苗虹：

“你这该死的丫头，又捣鬼了！”

苗虹举着花环左看右看，还用鼻子嗅着浓郁的香气。

“你明天就要当新娘子了，我给你编个花环，多好看哪！戴上它，比戴凤冠霞帔漂亮多了！”说着，苗虹举着花环又往

香兰的头上戴。

香兰笑着，躲着，背起沉甸甸的青草筐扭身往回跑。

柳明一把拉住她，夺过她的草筐，背在自己身上，皱了皱眉头，瞅着苗虹说：

“苗苗，不要淘气了！人家心里都怪难过的，瞧你还这么开心。”

苗虹见柳明说她，一赌气把花环扔到河里，噘着嘴跟在她们身后走了一段路。忽然，咳嗽一声，一阵清脆的歌声传了过来：

美丽的新娘爱着你那年轻的新郎，

多少只眼睛向你们投去祝福的目光。

幸福啊，欢乐啊，像一道道温暖的阳光，

永远，永远照耀在你们那小小的茅屋顶上——

茅屋顶上……

“你这贫嘴丫头，什么茅屋顶上？……”香兰不识字，不能完全听懂苗虹唱的歌词。但她明白这是为她祝福的歌儿。她心儿怦怦跳着，嫩秀的脸又变成了一朵玫瑰花。

“苗苗，你也作起诗歌来啦？一定是高雅教给你的……”

“不许你再说他！你不知道他在我心里是多么神圣……”

不等柳明说完，苗虹急忙用手捂住柳明的嘴。一刹那，她的脸也变成了一朵红玫瑰。

第二章

清晨，天阴沉沉的，像要下雨的样子。